

荆州晚报



微型小说

回高剑

师傅

师傅是我师傅,也是现任厂长的师傅。师傅16岁进红星机械厂,是我们厂的三朝元老,头牌车工,市级劳模。

厂子转制,精简人员,师傅下岗了。

师傅离厂的那天,在车间里晃,锉样的手一遍遍抚摩他的机床,一遍遍擦拭着,直到纤尘不染。师傅说他舍不得,说真想一狠心,把机床扛回家去。

师傅下岗后,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师傅一没文凭,二没关系,岁数又偏大,找工作,难!

在大世纪洗浴中心,想不到,我和师傅邂逅了。

缭绕的雾气中,师傅光着上身,肋骨清晰可现,下身一件裤头,装着师傅的两条瘦腿。师傅正准备给一客人搓澡,就像工作前戴上安全手套。然后长吸一口气,弯下腰,师傅的双臂像车刀,一荡一荡,节奏有力明快舒缓。客人身上的皮屑和汗泥打着卷脱落下来,像被切割下来的铁屑。

我叹息,师傅身怀绝活,想不到,竟做了一名搓澡工。

师傅看见我,有些不好意思。孩子读大学需要钱,找工作又难……师傅吞吐说着。嘿嘿,师傅眉毛一挑又说:搓澡和车铣,原理差不多呢。师傅说到这,笑了,可我感觉,师傅的笑比哭还难看。

那天,我有幸做了一回师傅的模具,被师傅车、钳、刨、铣了一次。师傅的手法和用心的确与众不同,轻重得法,疏密有致,杳晃胡同,无一遗漏。然后,“打磨”(安抚)、“抛光”(打浴液),我便成了师傅手中一件合格的“产品”。

再次遇到师傅,是在报纸上。报纸上有一张照片,师傅与外国一大学校长亲切握手。照片下,一排大字:中国车铣工人李参加儿子博士生授帽仪式,便惊讶,师傅一介工人,竟培养出博士儿子,更惊讶的是,师傅在怎样场合,让他得意的,是中国车工。

第三次遇到师傅,还是在洗浴中心。我纳闷:儿子都戴上那啥帽了,干吗还在这给人搓澡?师傅一言不发,默默地看着我,然后猛一扬头,开车,随着吼声,师傅的双手开始挥舞起来……唉,我又成了师傅的模具。

终于听到了师傅的好消息,师傅被一日资企业高薪聘请。周日,师傅邀一帮老哥们聚聚。酒桌上,师傅却还是郁郁寡欢,问了些厂子的事,就闷头喝酒。我挪揄师傅,成了半个老外了,别身在福中不知福,来,干。

师傅狠瞪我一眼,抓起酒杯,咕咚,灌了自己一杯白酒,然后泪流满面。

我也灌了自己一杯白酒。那天,我们都醉了,醉了就扯着嗓子嚎起来:咱们工人有力量,嘿……



人与自然

回孙道荣

渔夫用竹篙猛烈地拍打着水面,溅起很高的水花。这是命令,也是召唤,黑玫瑰一个鱼跃,再次扎进水中。黑玫瑰是一只鱼鹰,羽毛油黑,光滑,发亮。她是一只漂亮的雌鱼鹰,主人给她取了个同样漂亮的名字:黑玫瑰。

她在水中潜游,希望能捕到一条大一点的鱼。已经很久没有捕到大鱼了,甚至连小鱼的踪迹,也难得一见。她努力钻进更深的水中,希望这样能有一点好运气。

水很混沌。像所有的鱼鹰一样,黑玫瑰有一双几乎能穿透黑暗的眼睛,在水中,没有一条鱼,能逃脱她的眼睛。可是,黑玫瑰却觉得自己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,水不再是透明的,成了墨绿色,有时候,还会有一些酱色的液体,混合在水中。这令黑玫瑰的眼睛,常常感到刺痛,难道水也会烧灼自己的眼睛吗?黑玫瑰想不明白,曾经那么清澈的河流,这是怎么了?

前面隐约有一个白色的亮点,在沉浮,漂游。大白条鱼?黑玫瑰兴奋地追了过去。俯冲,斜刺,出击,黑玫瑰一个漂亮的转腾,一口咬住了白条鱼的尾巴。怎么软奄奄的?黑玫瑰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片白色的塑料皮。黑玫瑰失望地张开嘴,甩掉了衔在口中的塑料皮。

黑玫瑰想哭,一只鱼鹰,是没有眼泪的。可是,黑玫瑰多么希望自己能流一些干净的泪水,将河水变得像从前一样清澈啊。她抬头看



假日里,呼朋引伴去酒楼,海鲜鱼肉摆满一桌,最后上来一盘蒜蓉小青菜,入口滑嫩清香,一问,是用猪油炒的,怪不得如此香甜。

猪油,在家乡又叫荤油。荤油烧菜,比菜籽油要香得多。小时候,能吃上荤油,也是很奢侈的事情。往往过年时,母亲才会买上几斤猪油回来,有一大块,棉絮般温软厚实,洗净,切成小块,放铁锅里,加少许盐小火慢熬,香味渐起,荤油冒着泡儿炼出来了,用勺舀出,块状的猪油渐渐发黄,变焦,成为油渣。

油渣是不舍得扔的,那时家里难得见荤,猪油渣烧菜就算是开荤了。去地里拔几棵霜打过的大叶子麻麻菜,肥肥的矮菊黄青菜,油烧得热热的,下青菜,铲一锅铲油渣,炒后略煮一会儿,油渣里未熬尽的油尽数渗入青菜,青菜顺伏绵软,菜叶碧青,菜帮嫩白,汤汁淋漓,观来赏心悦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四十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钱,他们马上就不是要这点钱了,咱们出不起。”

我想,阿康是对的。何况我们实在也是没有钱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恢复的迹象却是一点也没有。李伟在等待中渐渐消沉,他的酒喝得越来越多,烟抽得越来越勤。大街上到处是研究生在卖报,毒日头的下,卖一份报能挣三分到五分钱人民币。还有的大学生,在擦皮鞋,卖煮鸡蛋。可是海口能掏钱买报买鸡蛋擦皮鞋的人,就像被秋风扫过的落叶一般,形迹难觅。渐渐有大学生在街上捡香蕉皮吃的流言传出。可就是这样,也没有人要走,反而不断有从内地过海而来的人。

存折上还有六千块钱,原来剩的七千元已取出一千贴补家用。自从银行取那一千元开始,我们就决定一天两顿,不吃早餐。李伟也戒了酒,减少了抽烟,我们希望这六千元能让我们熬到香港老板带回资金来的那一天。

看水面,渔夫站在竹筏上,神情木讷地看着水面,黑玫瑰了解渔夫的心,他多么希望看到自己的鱼鹰,从水底钻上来的时候,气囊是饱鼓鼓的啊。他的老婆躺在病床上,孩子在上学,这一切,都迫切需要他的鱼鹰,为他捕捉到鱼儿,好拿到集市上,卖钱养家糊口啊。

水面上,金光四射,黑玫瑰不知道,这是洒在水面上的阳光,还是自己眼睛冒出的金星。饥饿像水一样,包围着黑玫瑰。已经多久没有填饱自己的肚皮了?黑玫瑰记不清了,但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的,是自己的脖子,被扎得越来越紧了,紧得都有点透不过气来了。记得早年,跟随渔夫出来捕鱼,渔夫从来不扎自己的脖子,那时候河里到处都是鱼,只要一个猛子扎下去,就一定能捕到一条大鱼。一只鱼鹰,只要填饱了肚子,就不会贪婪地将鱼吞进自己的胃里的。而捕鱼,既是鱼鹰的工作,也是鱼鹰的乐趣,每一个渔夫都明白这一点。什么时候,生活开始变得如此艰难了呢?

每次,渔夫将黑玫瑰脖子上的草绳勒得更紧一点的时候,都会一脸歉意地唠叨着请她原谅。黑玫瑰理解自己的主人,他的裤带,不也是越勒越紧了吗?

渔夫又在拍打竹篙了,这是催鱼鹰们呢。黑玫瑰很想浮上水面透口气,可是,她这样空空如也地浮上去,渔夫将多么失望啊。



食相笔记

回翁秀美

目,味道醇香甜美。

刚熬好的油舀入搪瓷缸子晾着,颜色是明亮亮的金黄;凝固后的荤油成了嫩嫩的乳白色,光滑细腻,温润干净,如婴儿的娇嫩肌肤,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中描写美人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……”以凝固的油脂来比喻滋润细腻的皮肤,极尽女子容颜之美。

脂,就是冷凝后的动物、植物油,古人则用脂来涂面,多指面脂和唇脂,《齐民要术》详细记载了“合香泽法”:用上好的清酒浸泡丁香、藿香、苜蓿、泽兰香,将胡麻油和猪油以二比一的比例混合,并把浸香酒放在一起煎,最后放少许青蒿调色,既可润发,又可作唇脂。脂,滑腻柔软,汉刘熙《释名·释首饰》中写道:“脂,砥也。著面柔滑如砥石也。”形容脸上涂了面脂柔滑如细腻平坦的石头一般。现代,面脂又称为“雪花膏”,也是取其莹润洁净之意。

如此晶莹温润的荤油将曾经贫寒的日子调理得活色生香。荤油蒸鸡蛋,蒸出来的鸡蛋不粘碗边,划开可见粒粒小孔,入口即化,香滑无比。荤油下面条,味道更佳,但见水滚之时,下挂面煮熟,碗里放入盐、味精、酱油、蒜花,滚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傍晚下班回到家,推开房门,迎面扑来的烟味呛人。李伟躺在床上,眼睛直盯着天花板,听见推门声,一动也不动。

我预感到大事不好,快步走过去,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,额头像火烫一般的热,他的眼睛充满了血,红得吓人,嘴上是一圈火泡,脸色铁青。我坐到他的身边,问:“怎么啦?阿伟,你怎么烧成这样。你别吓我。”

他躺在床上,抿紧着嘴,一声也不吭。又待了一会儿,见他还是不作声,我起身给他找药。

他拽住了我的手,紧紧攥着:“别走,叶儿。”

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如此脆弱的神态。

我的心像被人猛地一击,沉了下去。中午,李伟找阿康夫妇吃饭,叫了半天,也

鱼鹰的脖子

黑玫瑰憋着气,在水中潜游,继续搜寻着。忽然,一条小鱼,从黑玫瑰身边,仓皇游过。这么小的草鱼,在以前,黑玫瑰看都不会看一眼,今天,黑玫瑰不打算放过它,她不能一无所获。黑玫瑰轻易地一口就将它叼住了。黑玫瑰含着小鱼,向水面浮去。她急着将这条小小的收获,送给今天还没有任何收获的渔夫。她多么希望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久违的笑容啊。

可是,在上升过程中,一不留神,小鱼滑进了胃中。黑玫瑰使劲地呕,想将小鱼吐出来,可是,脖子勒得太紧了,小鱼卡在脖子里,吐不出来,黑玫瑰很难过,恨不得掐断自己的脖子。

从渔夫的竹篙跳上竹筏,黑玫瑰嘎嘎地叫着,她要告诉渔夫,她不是贪嘴的鱼鹰,是脖子勒得还不够紧,而那条鱼实在太小了啊。

渔夫似乎听懂了黑玫瑰的话,他摸摸黑玫瑰的头,自言自语地说,河水都黑了,没有鱼了,我们再也不能以捕鱼为生了。看来我也得去城里打工了,你该怎么办呢?说完,渔夫将鱼鹰脖子上的草绳解开了。

黑玫瑰伸伸脖子,忧伤地看着渔夫,她抬头看看天空,从远方飘来的工厂的浓烟,将天空也染得灰蒙蒙一片。黑玫瑰不知道,离开了渔夫,离开了曾经清澈的河流,离不了曾经蔚蓝的天空,她的家园,在哪里?她的被松开的脖子,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窒息。

凝脂如玉

汤冲开调料,入面条,再挑一筷子荤油,兜底拌上几拌,那股浓香呀,直冲鼻子!荤油拌饭也是美味。饭煮好后,开锅盛上一碗,将一勺白花花

的荤油置于饭上,撒上切细的葱花或蒜花,趁着热气使劲搅拌,荤油即刻溶化了,并使米饭颗颗分离,肉香蒜香混在一起,自饭粒间袅袅而出,每一粒米饭如白玉般温润,像珍珠剔透晶莹,让我眼睛发亮,胃口大开。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,满足的微笑。

上中学时,每天中午带饭在学校食堂蒸。菜随时令而变,夏天蔬菜品种多些,冬末或刚开春时,大白菜成了主菜,母亲说,丫头上学需要营养呢。将年前熬的那一搪瓷缸子荤油中剩下的都留给了我,天天在菜盒里埋上一大坨荤油。蒸好后,原先凝脂一样的荤油早已渗入白菜淡黄娇嫩的茎茎叶叶,就连平时感觉硬实无味的白菜帮子都是那么清甜可口。同学闻香而至,瞬间风卷残云。

而今商场里各类花生油、调和油、粟米油应有尽有,也极少熬制荤油或油渣做菜了,但不会忘记,在岁月的那头,那些状如美人肤脂般的荤油,伴着亲人的关爱,曾给我许多细腻温暖的呵护。一想起来,心便软软地融化了。

没人应,门没锁,李伟推门一看,只见屋内空空的,问房东,房东说昨晚他们十点多出去的,没见回来,也没见拿东西。

原来东西是从房间的后窗户吊下去的。他们一个在上面吊送,一个在下面接。

阿康走了,这就意味着工地上欠那一百多号人的工资,都要由李伟和另一个合伙人阿良来承担。

阿良几天没联系了,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他。李伟一下子就急病了。

“咱们也走吧。”我感到异常的疲累,幽幽地说。

此时房间一片漆黑,我的心也像这房间一样,看不见一点儿亮光一点儿希望。

“走?房东已堵在下面大厅里,阿康这半月房租没交,那‘三八’已经骂了半天了。现在逼着我们两家提前交这一个月的房租,否则就不让住。”

就在这时,房东老婆没敲门就直接闯了进来,张嘴又想说什么。我极厌恶这种行为,“蹭”地站起了身,上前几步,把她推出了门外,说:“行啦,你出去吧,我明白你的意思,一会儿我就去银行取钱给你。”

我给李伟用冷毛巾敷了头,吃了退烧药,然后揣了存折出了门。

我左掂量右掂量,决定先把这半个月的房租交了。明天还不知住哪儿呢?就取了三百,两百交租,一百吃饭。